



王安忆与女性写作

吉祥



吉祥

王安忆简介

王安忆是中国当代文学一个独特而丰富的存在。

从1981年的《雨，沙沙沙》到2000年的新作《富萍》，20年以来，王安忆始终以一种顽强坚韧的姿态，畅快地书写着她的人生体验、精神历险和生命向往。

王安忆的小说，从未归属于任何一种小说流派，但在任何一个时期、任何一种小说思潮中，她都未曾失去自己独有的魅力与光彩。



王安忆

王安忆

王安忆

王安忆：1954年3月生于南京，祖籍福建同安，当代著名上海女作家。

王安忆创作三个阶段和主题题材变化及作品

第一阶段（1980—1984）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主要表现少女时代的经验和感受。作品有《69届初中生》《本次列车 终点》《流逝》等。后期创作一度中断，散文集《母女漫游美利坚》。

第二阶段（1985—1989）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寻根”作品为代表，《小鲍庄》《大刘庄》等。后期以爱情题材为代表，作品有“三恋”。

第三阶段（1990年以后），以精神探索和艺术创新为主要特点。《叔叔的故事》《纪实与虚构》、《乌托邦诗篇》和《长恨歌》等。

王安忆与女性写作



- (1) 所谓“女性文学”，应该是指一种由女性作家创作的主要表现女性意识的文学。

- 当然，对于什么是“女性文学”，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只要写的是女性，无论是男作家还是女作家创作的作品，都可以称为“女性文学”；也有人认为，只要是女作家的作品，都可以称为“女性文学”。还有人认为，只要是女作家写的女性的生活，就可以称为“女性文学”。因此，“女性文学”这一概念具有多义性。





- (2) “女性主义文学”实际上是“女权主义文学”的一种变通说法。
- “女性主义文学”从本质上讲，是对男性社会的一种反抗，是“女权运动”在文学上的一种表现形式。由于女权运动和由此基础上产生的女权主义批评，强调的是女人的政治性和社会性特征，有意识地遮蔽女人的生理特征，（正如西蒙，波伏娃所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争取“男女平等”的社会地位，



■ 因此，“女性主义文学”具有极大的挑战性和攻击性，其作品不仅仅是通过对女人生理和心理特征的展示，来引起人们的喜爱和怜惜，而常常是通过对女性意识的展现，来破坏现存的社会意识，起到惊世骇俗的阅读效果。在西方，“女性文学”与“女性主义文学”是一回事；但在中国，“女性文学”则比“女性主义文学”具有更广泛的含义，或者说，更多一些文学意义，更少一些政治意义。因为中国女性很少有人赞同或参与女权主义运动。

- (3) “女性写作”这一概念原本是对“女性文学”概念的反叛。
- 很显然，在西方，“女性文学”与“女性主义文学”基本上是一个概念的两种不同说法，而“女性写作”则是与“女性文学”有着本质区别的不同概念，它不但不遮蔽反而强调女人的生理特征，正如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所说的，女性写作的特点是由她们的生理特点所决定的。

- 在中国，很少人用“女性主义文学”的概念，因为它是与“女权主义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而“女性文学”与“女性写作”则比较接近，其区别仅仅在于前者常常局限于文学，而后者则包含着更为广泛的内容。因为在中文里，“写作”的内容并不仅仅是“文学”。因此，在理论上，中国人用的“女性写作”与西苏的理论无关，也就是说，与女人的生理特点无关。但是，事实上，新一代“美女作家”的创作又正是在努力地实践着西苏的身体理论。

王安忆与女性写作



■ 一、女性写作

■ 原指强调女性身体等生理特征的写作，现泛指极富包容性的考察女性身份和作家生平背景在创作中的深刻影响和复杂关系的文学。

■ 二、女性写作的三次高潮

- 1、20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学革命时期，**主要特点是“人的觉醒”**。代表作家陈衡哲、冰心、庐隐、冯沅君、凌叔华等。尤其1930年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大胆表现“五四”以后“解放了的青年女子在性爱上的矛盾心理，产生了惊世骇俗的效果。张爱玲的创作引起了“张爱玲热”。而萧红是三、四十年代最优秀的女性写作者。但随着社会的变化，女性写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2、女性写作的第二次高潮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

这次女性写作呈多元发展态势，大致以传统女性写作的代表作家为张洁、张辛欣、陆星儿等。80年代后期写性题材的作品出现，代表作家铁凝、王安忆等人。舒婷、宗璞、刘索拉和残雪分别在朦胧诗写作、西方现代派荒诞、黑色幽默、超现实主义等方面进行了多方艺术探索，女性写作色彩纷呈。王安忆以其“三恋”等性爱小说为其中最出色的一位。

3、第三次高潮为20世纪末90年代

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形成了女性作品及批评理论出版高潮。女性写作从社会、人生等宏大角度理解女性的模式中走出，着重探讨女性的性别意识和内心世界及心路历程。具有很强的“个人化写作”特征。代表作家林白、陈染、徐小斌、徐坤、海男、卫慧等。从内容到形式上都有跨越式进展。有的作品具有先锋文学特征。王安忆有《长恨歌》等，是其中最具有成就的作家。

王安忆与张爱玲

王安忆自己并不承认张爱玲对他有多大影响。但我们可以看到，她们在写上海和写上海女人这两点上，两人的创作是有共同的契合点的。张爱玲小说主要写两座城；上海和香港。而张爱玲笔下的香港，实际上也可以上海的女人，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微龙、《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和《金琐记》中的长安。而王安忆小说的主要题材，也集中在乡村小城镇和上海这两大环境中，前者可以“三恋”和《岗上的世纪》为代表，后者则可以《本次列车终点》、《流逝》、《长恨歌》等为代表。特别是《长恨歌》发表后，研究界普遍认为，这部作品填补了张爱玲之后中断了数十年有“海派小说”的空白，甚至直接把王安忆看作了张爱玲之后的传人，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长恨歌》中，王安忆追求着一种古典式情愫、一种舒缓的叙事语调。作品在风趣而是一种典雅的叙述语言之中，透露出的是王安忆作为知识女性所特有的古典情愫和写作的姿态。这种情愫的主要得益于张爱玲的影响，但不是摹仿张的风格也不是学张的神韵，是从大处着手，不把握住了张爱玲在现代文学史上独特的贡献，即偏离“五四”以来知识分子的分立场上升掘出都市市民间的世界。而个人的立场不同时代的作品，即使是题材完全不相同，其创作也是存在着差别。这主要体现为王安忆小说描写城市变迁与女性命运时叙事空间开放性的特点。



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除了时代背景不同，人物命运不同，社会内容也不同之外，还在于张爱玲从来都是把自己看作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而王安忆则始终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外来人。如果说王安忆有什么比张爱玲高明，比她更了解上海和上海的女人，一方面，可以说王安忆更客观，而张爱玲则陷入了自己的上海情结之中。另一方面，则主要在于王安忆更注重“叙事”的艺术，注重小说的文体的变化，“王安忆以叙述的方式建构起自我与客观世界的新关系”

■ 王安忆的“上海作品系列”

■ 指王安忆写家乡上海的系列作品。

■ 《本次列车终点》可以看作是她上海作品系列的第一篇。另有《悲恸之地》、《记实与虚构》、《流逝》、《长恨歌》等。王安忆的“上海作品系列”探索女性命运，寻找上海的灵魂和精神。从文化角度发掘上海，有着深刻的内涵。在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同样写上海、写女性命运的张爱玲的比较中更能看出其开阔的视野、开放的叙述空间及更具包容性的特点。



吉祥



故事简介

吉祥

- 16岁的王琦瑶是典型的上海弄堂淑女，一个偶然机会她去片场试镜，结识了摄影师程先生。程先生把她的玉照登在《上海生活》杂志，从此她成了“沪上淑媛”，之后又当选1946年“上海小姐”第三名。当红的王琦瑶被军政要员李主任看中，成了他的“外室”。不料，1949年李主任因飞机失事身亡。
- 王琦瑶又过起普通人的生活，与邻居蹉跎度日。在她为远房亲戚康明逊怀上孩子之后，康却消失了，一直暗恋王琦瑶的程先生则扮作孩子“父亲”。1966年“文革”开始，程先生病死。
- 转眼间女儿薇薇到了豆蔻年华，王琦瑶跟着年轻人重回社交圈。她的经历博得了一位叫“老克腊”的小伙子的同情，两人发生了关系。但她的朋友中不乏在上海混世界的“小白相”，他盯上了李主任留给她的金条，使王琦瑶死于非命。

吉祥

吉祥

吉祥

《长恨歌》中的女性意识——女人眼中的“历史”和“上海”

- 1. **新女性的旧生活**: 简单地说,《长恨歌》的故事可以概括为“一位新女性的旧生活”,她彻底地背离了被我们以往的历史叙事所构造出的一个巨大的“潮流”,躲过了中国现代主流社会历史的风云;她重复了一个“红颜薄命”的故事,一个关于女人命运的古老的寓言。这样的命运不仅仅是由于中国现代社会的难以预知的巨变所导致的,是“革命”毁了王琦瑶的“幸福生活”,同时也是她自己个人选择的结果,是她固执地按照一个小市民的价值立场选择了这样的生活。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738104043105006114>